

大黑和小黑

■张洪瑜

我喜欢说故事

口述实录,岁月留声机

1

在中印边境的一个山谷,有一排平平整整又十分简朴的营房,西藏军区某边防连就驻扎在这里。

到这里,要翻越两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,还要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简易公路上颠簸5个小时。

那一年,我和原成都军区《战旗报》的记者到连队采访。到达时正值下午,打开车门,一阵凉风吹来,呼吸着稀薄而纯净的空气,车行高原的一路倦意,瞬间烟消云散。

这时,一条乌亮的大黑狗抖着蓬松的毛发向我跑来,把大伙吓了个趔趄,我赶紧朝车内钻。

可为时已晚,大黑狗扑腾上来,我的一只腿被它死死抱住。我想这下完了,一回头,却见它摇头摆尾,眼神中并无敌意。

“小黑,别闹!”连长颜晓东笑盈盈地走来,他拍拍小黑的脑袋,“我们连队太偏远了,简直与世隔绝,连小黑都感到寂寞,一看有生人来就高兴呢!”

我们朝连队走去,忽听身后有人唤“大黑”,我回头一看,却见一条乌亮的大黑狗向战士们跑去。

我问颜连长:“连队养了几条狗呀?”“就这一条,它叫小黑,兵们总叫它大黑。”

颜连长笑着说:“其实嘛,小黑就是大黑,大黑也就是小黑。”

我料定这里面有故事,决心要弄个明白。颜连长皱了皱眉头说:“小黑是个‘孤儿’,它很可怜。”

2

我跟颜连长坐在小山坡上,听他给我讲小黑的故事。

小黑的“爸爸”叫大黑,“妈妈”叫旺财。战士们之所以把小黑叫成大黑,是因为怀念“大黑”。

5年前,牧民给连队送来一只刚断奶的黑色藏獒,它肥嘟嘟、胖墩墩的模样甚是可爱,给寂寞的连队带来了欢乐。

战士们疼爱大黑,有的战士还将自己的奶粉、出差带回舍不得吃的牛肉干喂它。

大黑长得飞快,3个多月就长成了大狗,蓬松油亮的毛发,炯炯有神的眼睛,粗壮有力的四肢,活像一只狮子,威风凛凛。战士们巡逻,去前卫排站哨都带着它……爬雪山,越峭壁,大黑有十足的力气,常常把战士们甩在后面。

3

出人意料的是,有一年的9月,陪伴战士们5年的大黑突然不见了。

大黑是在那天清晨不见的,炊事员给它准备了一块牛骨头,这是大黑最喜欢的,可是走到大黑的窝边,却不见了它的身影。任怎么呼唤,也听不到回应。

颜连长安慰兵们,“大黑不会离开连队的,它一定是走远了,晚一点就会回来。”

到了晚上,依旧不见大黑。那晚,战士们哪有睡意啊,坐在床头焦急地分析:

“大黑会不会遭狼群攻击了?”“会不会被放牧路过的老乡带走了?”“大黑能耐寂寞,可能跑去‘找对象’了。”

猜测似乎都合理,但对于“找对象”这条,连长扑哧一下笑出了声,“方圆几十里无人烟,大黑总不会为了求偶,独自去爬两座雪山吧!”

总之,大黑就是不见了。

4

日复一日,战士们坚守哨所,聊完了一切可以聊的话题,看厌了四周连绵的雪山,那雪山有多少棱角,多久来一次雪崩,都一清二楚。

日子这样平平淡淡过了半年。有一天,前卫排的哨兵从望远镜里惊喜地发现了大黑,它趴在很远的草地上,默默地望着连队这边。

哨兵急忙拨通电话告诉连队,官兵们高兴得大呼小叫,顿时欢腾起来。

然而,无论哨兵如何等待,大黑就是不肯过来。哨兵看到,大黑身边多了一只灰白色的狗。

“大黑还真在外面‘成家’了呀!这次大黑回来,是来探亲的。”

有的战士说:“估计大黑在给它‘家属’做思想工作吧,但它‘家属’似乎不同意它回连队。”

兵们焦急地等待前卫排传来的讯息,遥望着根本看不见尽头的远处。

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,趴在地上的灰白色狗终于站起来,跟大黑亲昵一番,风一般地朝着连队方向奔跑过来。

从此,它们就在连队安了家,兵们给大黑的“女朋友”取名叫:“旺财。”

5

有了大黑,连队似乎又恢复了以往那种生气,而有了旺财,大黑也不再孤单寂寞。

两个月后,旺财产下两崽,不幸的是,只存活下一只。

产了崽的旺财,饭菜不思,整日耷着脑袋趴在窝里,尽管大家变着法逗它,可它就是无动于衷,偶尔抬起头,瞪大眼睛望着前方山的尽头。战士们揣摩它的心思,“旺财在想它原先的主人了。”“或许旺财根本就不喜欢这里。”

大黑趴在旺财身边,它们蜷缩在一块儿,寸步不离,偶尔低沉地“呜呜”,又相互“嗯嗯”地呢喃。

终于有一天的半夜时分,大黑再次离开了连队,它是带着旺财悄悄离开的。

哨兵说:“那天晚上,天特别冷,大黑和旺财的精神出奇的好,它们围着连队走了好几圈,走着走着就不见了。我打着手电追了好一会儿,也没追上!”

战士们猜想:一定是大黑不甘心寂寞,爬了两座雪山找到了旺财,但旺财却不愿意跟它爬山涉水回连队。大黑无时无刻不思念着连队,待它做完旺财思想工作后,它们相约回来探亲,可旺财却并不喜欢连队。产子后的旺财日渐憔悴,大黑为难啊,最终,只得留下孩子,带着旺财离开。

战士们担心,旺财身体那么虚弱,它是爬不过雪山的。

果不然,一个月后,有牧民经过连队,告诉兵们,他看到了大黑和旺财,它们死在了雪山上!

微纪事

微乎,不是零碎是精粹

他在部队机关,表现很好。父亲是农民,那次去看他,穿一件城里难以见到的土布对襟褂,裤子上裤管缝得皱巴巴的。父亲看到他,打老远就喊:“牛蛋!”

他兴奋地朝父亲跑去,刚一走近,上下打量了风尘仆仆的父亲,低声说:“爸,你怎么穿这身就来了。还有,以后别叫我小名了!”

父亲点点头,继而默默。

后来,他回家探亲。刚到村口,遇到了邻居张大爷。

“牛蛋啊……”张大爷突然顿了顿,“哦,牛志军啊,你给你爸买的衣服大了。”

牛蛋与中山装

■冯斌



他很疑惑,自己没给父亲买衣服啊!这时大爷竖起大拇指,“志军,孝顺!”

“大爷,叫俺牛蛋就行啊。”

“你爸说让俺们以后叫你大名哩!”

他急急匆匆往家赶,一进门,一眼看到父亲穿着不太合身的老式中山装,他蹙眉,“爸,在家咋穿这么正式?”

这时,母亲凑上来,顺口说:“这不你买的嘛,上次你爸从部队看你时带回来的,今天知道你回来,特意穿上,别提多开心了。”

他正待说话,父亲紧拉他到了卧室,脸红地说,“牛,志军啊……衣服是爸自己买的,上次说嘛,说成你买的了,你就和人说你是你买的啊!”

“爸……”他嗓子有些哽咽,继而小声说:“行,俺答应你。爸,那你答应俺,以后还叫俺牛蛋吧!”

说完,他冲出门,回来时,为父亲买了一件新式的中山装。

插图 朱凡

胜战与指挥人才

读《前线》有感(四)

■周东风

编读往事

新年伊始,《解放军报》连续刊发了根据苏联话剧《前线》改编的故事,引导广大指战员把目光投向“前线”,透过远去的硝烟找准今天的定位,审视现实的战争,其意义远远超出话剧的本身。

《前线》所展现的戈洛夫夫与欧格涅夫的矛盾冲突,实质上是两代指挥员在作战指挥知识上的冲突,揭示了以机械化作战为特征的现代战争对指挥员知识的本质要求。

知见,是对事物的认知和见地。正知见,揭示事物的本质,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内在要求。戈洛夫夫是功勋卓著的老资格指挥员,但他缺乏指挥现代作战的正知见,故步自封、因循守旧、刚愎自用、停滞、僵化、陈旧

的观念,早已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,实施作战指挥也完全脱离了战场实际。欧格涅夫是在苏德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将领,但他懂得现代作战、了知战场情态、敢于担当负责、善于驾驭现代战争,具有与现代战争相契合的正知见。在实战检验中,胜利的天平自然倾向了欧格涅夫一方。也正是有了欧格涅夫这样深具正知见的指挥员,才挽救了败势,扭转了战局。这就深刻启示我们,指挥员的知见关乎战争胜负,培养造就大批具有正知见的指挥员意义尤为重大。

兵为打仗而养,将为战胜而用。然而,将兵者的正知见绝非凭空而来,它植根在正确的价值追求里,孕育于高尚的品格中,伴随着时代的呼唤和实践的磨砺而生发。

将兵者,必须具有不惜用命、舍身报国的无私情怀,不懈追求、舍旧图新的探索精神,不避艰险、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;必须涵养“受命之日则忘其家,临阵之时则忘其亲,击鼓之时则忘其身”的忠魂浩气;必须砥砺“思战效武,研战专武,胜战精武”的“格”劲,仗义驰骋沙场、毋须马革裹尸还,似关羽千里单骑、豪气胆识薄云天,学岳飞壮怀激烈、挥师保家国,如去病封狼居胥、弘不世之功。这些,都是胜战之要,都是培植为将者正知见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强者,国之辅。为将者不断确立和强化正知见,是职责所使、使命所系、胜战所需,须身体力行、久久为功。(作者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原政委)



长征

第4480期

山峰

■曹慧民

高山和险峰总是令人向往的,但要亲自走一遭,并在那里坚守下来,并非那么容易,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。张洪瑜以亲历讲述一个看似平淡,读来却并不轻飘的故事。他说,每每忆起,总是欲罢不能。这是珍藏在他记忆中最受感动,并长久在心灵魂魄的素材。

因为山在那里,所以就有简朴的军营和哨所在风中屹立。跟随他的讲述,我们呼吸着稀薄而纯净的空气。但凡描写动物的篇章,大多以传奇著称,而这里,无花只有寒,他讲的只是生活——一群军人,如何在高原上长久坚守。

作家海明威在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中,开篇即讲一只来无踪影的豹子:“靠近西主峰的地方,有一具风干冻僵了的雪豹尸体。雪豹在那么高的地方寻找什么,没有人做出过解释。”

一千个读者,心中会有一只豹子。有人看到迷茫或死亡;有人看到腐化或升华。但这个世上,是一只只有尊严的野兽来过的,它与小说主人公哈里的软弱和堕落,恰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其实,哈里的内心深处,也住着这样一只豹子,他的灵魂向往着乞力马扎罗的绝顶。

插图 朱凡

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挂掉电话,班长刘启眉头紧锁。

“唉,也不是第一次了。”他手向空中一挥,仿佛要把难过的思绪扫去。而后,他弯下腰,紧了紧鞋带向门外跑去。

全班“目送”着班长出门,眼里充满了不解。“班长这是又要去‘忘忧跑’了。”副班长林立说,“每次难过的时候他都要去跑步,看来班长去年相亲认识的女朋友又黄了。”

刘启三十出头了,依然“孑然一身”,于是每年休假,相亲便成了必考“科目”。说来奇怪,他每次相亲都很顺利,可休假归队后,快则一个月,慢则半年,又会回归单身行列。“还不是因为那些姑娘忍受不了长期异地生活。”林立压低了声音说。

“可这回这个不是和班长相处快一年了吗?班长都开始筹备婚事儿了!”

“要是错过了这个姑娘,班长又要等多多少年呀……”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着。

转眼,休假的日子到了,刘启拉着行李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他已经和家里说好,今年回家不要安排相亲了。

回到熟悉的车站,刘启低着头,默默地拉着行李。

“刘启!”嘈杂的声音里,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。一定是心理作用,不可

玫瑰花

■陈秋任

能!刘启压制着自己的期望,低头往前走。“刘启!”声音再一次传来,是真的!千真万确!猛地,刘启抬起了头,在人群中第一眼就锁定了她。

齐肩的头发,咖啡色的呢子大衣,手捧一束鲜花。他在笑,她在笑。她送他鲜花,他给她拥抱。

“你怎么……送我花?”回家的路上,刘启想问什么。

“来而不往非礼也,念在你每天都送我玫瑰的份儿上,本小姐原谅你啦!”

送玫瑰?刘启心里的问号更大了。“我……”他正要解释,这时,电话响了。

“和嫂子和好点了吗?是这样的,为了挽救你危亡的爱情,我们全班决定以你的名义,每天为嫂子在网上订一束玫瑰花,并附上绝不重样的‘爱情宣言’卡片。不要告诉她哦!”

“真有你们的……”“别忘了带喜糖回来!”说完,副班长林立挂了电话。

“怎么了?”她问。

“没事,那群臭小子,嘿!对了,玫瑰花喜欢吗?要是喜欢,我以后天天给你送……”



爱情树

■杨力

漂亮女孩黄鹂,每年都会为一棵榕树专门回一趟家乡,今年也不例外。

三月的春天,金黄色的油菜花竞相怒放,她穿行在金灿灿的花海中,目光越过一簇簇如锦似画的花田,准确地落在一大片树林上。那儿,有一棵树,属于她的梦。

多年前,娇小的黄鹂喜欢上了高大的黎明,但这份暗生的情愫只能隐藏在心里。

中学最后一年的植树节,学校组织去了那片山丘,黄鹂与黎明分到了一组,共同种下一棵手腕粗的榕树。挖坑、培土、浇水,两人手碰手,目光也撞到了一起。

黄鹂成绩不错,希望考一所一流的大大学;黎明热爱体育,梦想读军校。临下山时,黎明抚摸着树干说,希望它枝繁叶

插图 朱凡